



遇見魯迅

〈藥〉、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……我咬著筆，呢喃著眼前的試題，魯迅先生到底想表達什麼呢？……忽然，一陣強光在試卷上閃過，瞬間，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。我戰戰兢兢地向前走著，左顧右盼，落在眼裡的，卻是一座古舊的中式住宅，為什麼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？對了，我在網上看過，是魯迅先生住於上海大陸新村寓所！

我走入大屋後，前方有一座螺旋型的樓梯，樓梯的上方半吊著一盞水晶燈，燈光忽明忽暗。我上樓，映入眼簾的是一間書房，那裏靜得落針可聞，茶香交織煙霧氤氳，牆上挂著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的對聯。中央坐著一位瘦小的男人，正在奮筆疾書，果真是魯迅先生！

我走到先生身旁打招呼：「魯迅先生你好！我來自2019年，讀著先生的大作時，不知何故竟穿越時光隧道而到這裏。恕我冒昧，不知可否有幸聽聽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見解？」先生沉思半晌，應道：「坐到我面前吧！」

我坐到先生面前，想到一篇先生的作品〈藥〉，想請教先生當中的意義。先生開口解釋之際，一陣強光再次在我眼前閃過，瞬

間，我面前只有一條灰白的路，看得分明。燈光照著我和先生的雙腳，途中遇到幾隻狗，可是一隻也沒有叫。我心想：這不就是華老栓去刑場買人血饅頭的情境嗎？不久，我看見一個滿身傷痕、被枷鎖捆著的犯人。他死到臨頭，自身難保之際依然大聲地喊著：「這大清的天下，是我們大家的！只有革命才能救國！」我相信他就是夏瑜了。旁邊的衙差狠狠地鞭打了夏瑜一下，罵道：「為什麼瘋話！行動些行動些！」在夏瑜和衙差之後，一大族人簇擁著。那三三兩兩的人，也忽然潮一般地向前進，到了丁字街口，便突然立住，簇成一個半圓。而刑場旁有一家關著門的鋪子，有一位中年的男人躡進簷下，靠門立住了，我相信他就是華老栓了。不久，手起刀落，血灑一地。一個神秘男人拿著一個饅頭，點上那紅的，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。神秘男人朝關著門的鋪子走，把染紅的饅頭賣給了華老栓。

先生終於開口說話：「你看到嗎？一個革命志士的話被人當成瘋話、一個革命志士的死被人當是好戲一般去看、一個革命志士的血成為了令人從中牟利的商品……人們不相信革命能夠救國，反而相信人血饅頭能夠治病，這是多諷刺、多不合情理呢？當時

的人民迷信、守舊，不願意接納新思想，即使出現像夏瑜一般擁有救國熱誠、願意為革命犧牲的志士又如何？人們只會覺得這群人是到處生事的、是該死的，人們是不會因為他們的死而明白、支持革命的，他們只會白白犧牲，像夏瑜一樣的慘劇只會不斷重演。而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社會和故事是相似的，中國民智未開，人民根本不明白革命是怎樣一回事。當時實行革命可以說是大錯特錯的，配套不足、沒有完善教育，容易引起民衆反對，阻撓革命的推行。所以啊，革命一旦脫離群眾，就不是救國的良藥了。」

先生的話，令我茅塞頓開。又有一陣強光映入眼簾，轉眼我和先生到了一間茶館，看見華老栓和幾位茶客。忽然，一位滿臉橫肉的人進門，他身披玄色布衫，散著鈕扣，那寬闊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。他對老栓嚷道：「喫了麼？好了麼？老栓，就是運氣了你！你運氣，要不是我信息靈……」看那粗豪氣派就知道那人是康大叔了。他「為民除害」，全部人都對他望而生畏，雖然那個人對老栓不禮貌，但他依然一手提了茶壺，一手恭恭敬敬的垂著，聽他說話，而滿座的人，也都恭恭敬敬的聽他說話。茶客們談起夏瑜的事跡和被處斬一事，他們都說夏瑜是自討苦吃、是

他自己不要命、更說他是瘋子。

先生嘆息道：「唉！那些沉睡的人活在封建思想中，顛倒是非黑白。夏瑜為廣大民衆爭取利益，但他的死卻沒有被人同情，無人對他心生感激。相反，那些斬殺革命志士的人卻受人敬仰，認為他們為民除害，是正義使者、民族英雄。他們唾棄那些為自己流血的人，流血的知道為誰而流，吃血的卻不懂感恩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瘋子、誰才是可憐人呢？」

先生彈一彈手指，轉眼間我的面前出現一個墳墓，墳的上方有一個花園。先生接著說：「雖然當時的人迷信、愚昧，統治者又凶狠，但我對革命還是有希望的，因為革命志士是不會被滅絕的。因為這樣，我棄醫從文，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、一本又一本的小說，跟大眾說明舊思想是不能令國家進步的，藉此宣揚革命對國家的重要。」先生語畢，樹上的那隻烏鴉張開兩翅，一挫身，直向著遠處的天空，箭也似的飛去了……

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
繆詠詩